

艾青传论

杨匡汉 杨匡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艾青传论

杨匡汉 杨匡满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艾青传论

责任编辑：张有煌

艾 青 传 论

杨匡汉 杨匡满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49,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0册

书号：10078·3469 定价：1.10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同一研究题目，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重复出版，以利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次

| | | |
|-------|------------------|-----|
| 第 一 章 | 古尔班通古特荒原····· | 1 |
| 第 二 章 | “大堰河”的儿子····· | 20 |
| 第 三 章 | 旅法三年····· | 29 |
| 第 四 章 | 从画家到诗人····· | 45 |
| 第 五 章 |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 73 |
| 第 六 章 | 诗美的向往····· | 103 |
| 第 七 章 | 火把····· | 125 |
| 第 八 章 | 在延安····· | 145 |
| 第 九 章 | 通往胜利的路····· | 173 |
| 第 十 章 | “我能为社会主义歌唱”····· | 186 |
| 第十一章 | 南美洲之行····· | 203 |
| 第十二章 | 艺术生命的中断与复始····· | 223 |
| 第十三章 | 归来的歌····· | 238 |
| 第十四章 | 重新走向世界····· | 260 |
| 第十五章 | 风格论····· | 292 |
| 第十六章 | 并非结语····· | 320 |
| 跋 | ····· | 339 |

第一章 古尔班通古特荒原

这是一片遥远又神奇的边土。广阔的戈壁，分割包围着一块一块的绿洲。直得跟箭一样的公路，把沙海之中的绿色宝石串连起来。

从乌鲁木齐往西二百余公里，过天山雪水融化而成的玛纳斯河，便到了一座淹没在钻天杨之中的新兴城市。这座在五十年代的地图上找不见的城市，就是石河子。它是整个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石河子垦区的中心，著名的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荒原上的一颗明珠。

谁能想到：中国现代诗歌界的巨匠，被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称为“中国诗坛的泰斗”的艾青，曾经在这里蛰居了十四五个头——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五年。其中又有一半的时间，即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他又是在远离这个小小的绿色中心上百里的一四四团场的一个穷困的农垦点度过的。这个农垦点，因为穷困与僻远，它被石河子人称为“小西伯利亚”。

六十年代末的暮春时分，古尔班通古特荒原上随时刮着强劲而凛冽的风，夹着冰粒一般的沙砾。几排跟土地的颜色一样褐黄的土坯屋和地窝子，组成了“小西伯利亚”的中心居民区。

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艾青走来了。他戴着一顶狐狸皮帽子，帽沿向下耷拉着。他穿着一件褪色黄布棉衣，象当时许多缺

衣少食的农民一样，为了抗御寒冷，在腰间束上一根绳子。他背着一捆树枝，握着一把剪枝用的大铁剪子，步履缓慢而沉重。

夜色渐渐隐去，天幕还缀着暗淡的晨星，
大漠已铺上一抹炙热的红锦，
从遥远的绿洲那边却轻轻吹来一阵凉风，
飘来一片翡翠般的绿色的云……

向那灰尘包裹着黄色花蕊的小花临近，
向那干热包裹着闪光沙砾的沙包临近；
去滋润它们的绿色的梦，
在那儿，拧下一阵淋漓的甘霖。

这便是背着“反革命”十字架的诗人，
这便是肩扛着一捆树苗的艾青。
他呵，步履维艰，汗珠飘洒，
不是行吟，是在为大漠换上青春的衫裙……

这是石河子的一位青年诗人，想象艾青当年的情景写下的一首诗。

艾青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离开北京去到新疆的。那一年的九月，艾青还在黑龙江北大荒的八五二农场。夏天的时候，当时农垦部的王震部长去到八五二农场，对他的这位尚未摘掉“大右派”帽子的老朋友说：“艾青，农垦部的几个垦区，你都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作一个五年计划吧！”艾青想了想，说准备先去新疆、西双版纳几个有特点的地方转转。王震表示了赞同。过不多久，农垦部遵照王震部长的意见，写信给艾青，要他举家迁回北京。

艾青上了路，但他心里还在想着北大荒的森林、蘑菇、奇花异卉和清新的空气……

更为漫长的旅程开始了。十一月，玉门关外早已是风雪砭骨的隆冬。艾青只带着轻便的行装。他计划在新疆住上一两年。当时，兰新铁路刚刚通到星星峡站。过河西走廊之后，越走越荒凉。火车在新修的还不很稳实的路基上爬行着，两边除了土山还是土山，除了戈壁滩还是戈壁滩。撒满褐色砾石的地面上，只有稀稀拉拉的蓬蓬草是唯一可见的、但又枯干了的生命。

他在星星峡下了火车，夜宿帐篷；从这里换乘汽车，第二天抵达哈密；第三天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一个闻名全国的“右派”就这样到了新疆。农垦部照顾艾青，赴疆时为他安排了软席卧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副政委张仲瀚很快会见了。张仲瀚是著名的三五九旅的老将王震的部下。显然，关于艾青的安置问题，王震已经跟他打过招呼。

艾青在乌鲁木齐住了几个月。对于一个习惯于工作与创造的人来说，无所事事是苦恼的。当时，正值兵团的机械运输处要组织人去采写一位名叫苏长福的司机，艾青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他立即到乌鲁木齐——库尔勒公路沿线体验生活，在天山里住了将近一个月。他要亲眼看看苏长福走的是怎样一条路。兵团机运处为艾青配备了最有经验的司机，他们沿着在天山半腰上新开的险峻的公路前进。他们不顾坡陡路窄和塌方的危险，一直上到海拔近五千米的腾格里峰。山下正是炎热的夏天，而山上要穿棉衣，空气又稀薄。年已半百的艾青克服了这些困难。他把采访工作视为向英雄人物学习的好机会，拼命地观察，拼命地收集材料。他的工作热情使机运处的同志们深为感动。

仅三个月的时间，艾青写出了十五万字的报告文学《运输标兵苏长福》。以后，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书稿经过大砍大

改，只剩了十万字，也没有署艾青的名字。这是极不公平的，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出版社也有它自己的难处，这一切似乎又是理所当然的。艾青气得几乎要发抖。但他又能说什么呢？允许写作就不错了。唯一的安慰是：鉴于他这种精神，机运处政治部正式向上级机关提出，要求立即给艾青摘掉“右派”帽子（一年之前，北大荒的八五二农场已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兵团表示完全同意。

一九六〇年的夏天，王震到了新疆。他让艾青陪他一起下去视察工作。

他们先到地处奎屯的农七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的简称）。又到农八师。这个师的中心便是玛纳斯流域的石河子，古尔班通古特大片大片的荒原，都是它觊觎的领土。

艾青喜欢上了这个不大的象农村的新型城市石河子。于是，王震说：“老艾，你就在这儿安家吧！”

艾青选择了石河子，还有另外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考虑自己应该有一个“生活基地”。诚然，不加区别地一律要求作家只在一个地方长期蹲点，是一种偏差；但是深入生活这个方向毕竟还是对的。来到新疆，并且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来到远域，对艾青说来是明显的不公；然而对于一个酷爱自己国土、依然有志于为它歌唱的诗人来说，以一种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将祸当福，深入到生疏的、同他曾熟悉的故乡农村迥异的边塞农场，真正象一个玛纳斯人一样很自然地新的矛盾和斗争中体验生活，了解社会，这对于今后有朝一日握笔创作，毕竟可以变成一件好事情。在这之前，艾青已经到过农八师。那是麦收时节，艾青到北距石河子六十余公里的莫索湾参加麦收。莫索湾是一块小盆地，一九五八年时，兵团决心开发它。当年勘察，当年开垦，当年就上交了粮食。这一事实本身就激动了艾青。那一年，莫索湾的麦子长得极好，有齐胸口那么高。艾青到莫索湾的第一

天就早早起身，拿起镰刀跟大队一起下地割麦子。天色大亮的时候，他们返回场部吃早饭。艾青在跨越一条沟坎时不慎踩上一片湿土而滑倒。他的腿正好压在锋利的镰刀上，被切了一个很深的口子，血流不止。艾青当场疼得不能走路，只好在场部住了半个月。大概正是因为艾青一来就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所以才格外地对这片土地一往深情。

艾青下定了决心。一九六〇年的九月，他搬出乌鲁木齐的招待所，在石河子安了家。

这一年，中国广大的土地受到各种天灾人祸袭击，开始了持续的饥馑。可新疆却得天独厚。新疆人把内地称为口里，把新疆称为口外。口里人正食不果腹，口外却由于地广人稀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功劳，自给有余。大批的牛羊支援口里，瓜果更是多得吃不了。这时，一个写莫索湾的计划已在艾青头脑中产生。

艾青全家把户口迁到了石河子，住在师级干部住的一幢小楼里。农八师的领导干部对艾青过去的历史并不了解，只知道艾青是个公认的大诗人。但他们从同艾青的接触中，感到艾青在政治上是诚实的，对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是和党同心同德的知识分子。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艾青是信任的，而且渐渐同艾青成了朋友，把艾青当作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顾问。他们下去视察工作、参加劳动都叫上艾青，一些会议也请艾青参加，审查文艺节目更是先征求艾青的意见。他们有意识地创造条件，让艾青接近干部和群众。基层的干部看到师首长对艾青的态度，自然也对这位“右派”分外崇敬。

虔诚的艾青，也确实真心实意地改造着自己。他经常下乡，同团场和连队的基层干部广泛接触。他保持着那种早起的习惯，写作、思考，持之以恒。他打算写一写莫索湾的建场史，写一写开发荒原的众多的英雄。他只要碰到莫索湾来的人，不管是营

连排干部还是普通的农垦战士，都主动去访问或者请到家里来谈，不厌其详地做了大量的笔记，并写出了数量可观的草稿。后来有一次，八师的政委随口说：“老艾，你是不是写成小说呢？”小说和报告文学都不是艾青所长，但这句话启发了艾青。不管成功与否，他决心努力去做。他说：“我试试吧，重新开始。”象艾青这样深入地体验生活的作家，当时在新疆是仅见的。而他自己，也以更丰富的感性认识印证了自己当年的想法：“不能深入生活的结果，使我们满足于概念；而满足于概念的结果，也使我们用不到再深入生活。空想铺成的道路，会使我们走向空想的胜利。而真正的胜利却都是经过异常艰苦的斗争才能得到的。”^①

一年多过去了，建设兵团的领导决意尽快给艾青摘掉“右派”帽子。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艾青的帽子是中国作家协会戴的。一九六一年上半年，作家协会要了解艾青的情况，借此机会，农八师很快写了材料，给艾青作了正式鉴定，对他各方面的表现作了充分肯定。

这一年的八月，艾青到了北京，向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汇报了自己在新疆的情况，特别是开发莫索湾的情况。

十月，艾青回到新疆。十一月中旬，《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为艾青等一批知名人士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消息发表的当天，兵团派车去石河子接艾青，向艾青传达了这一正式决定。不久，《人民日报》、中国作协转来了二、三百封向艾青致意的群众来信。

“摘帽”对艾青的政治处境不无改善。然而，艾青作为一个诗人的生命并没有复活。因为在当时，强加给他的罪名，对他无端的上纲批判，仍然是有效的。他的创作依然受着禁锢。尽管他习惯地写着，但谁敢发表他的作品呢？

^① 《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华北文艺》1949年第6期。

作家的幸福是为人民写作，作品成为通向人民的桥梁。但此时艾青的内心依然是痛苦的。表面看起来，他还是很达观。遇到知心的朋友，谈到动情之处，艾青流泪了。他说：“我在这里，享受着很好的待遇。钱也够花的，好烟也能抽上。但我心里是痛苦的。我总得活下去、写下去呀！”

他在生活中寻找乐趣。他毕竟是很热爱生活的。他喜欢散步，在石河子城高耸的钻天杨下，让漠风吹抚着自己日渐苍老的面庞。春天来了，山枣花开了，夜莺日夜啼叫。艾青喜欢听，听得出神入迷。他见到一个淘气的孩子，用弹弓打夜莺，带着“战利品”得意洋洋地走路。艾青迎面上前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这是夜莺，你知道吗？她是个音乐家，唱得很好听。记住，以后再不要打了！”

他有了许多新的朋友。石河子的居民，大多数是从口里来的知识青年。艾青第一次去看望石河子文艺宣传队时，还戴着“右派”帽子。宣传队的青年们全体起立，向他热烈鼓掌。不少诗歌爱好者慕名来看望艾青，把艾青当作自己的启蒙老师。艾青同他们热情地交谈，对他们耐心地启发、诱导。有时候，年青人怕影响艾青休息，谈一阵就起身告辞，艾青常常是看看表，挽留他们：“不是还早吗，再聊一会儿吧。”

还有一次，在石河子的商店里，一个陌生的青年碰见艾青：“你是艾青？”艾青答：“我是。”那青年当即背诵了一两首艾青三十年代写的诗，并问艾青的感想。艾青沉默不语。

就这样，艾青的事业虽然中断了，却在他关心过的年轻人心里播下了诗的种子。十几年后，这些种子已抽芽破土，成长为茁壮的树木了。

应当说，常常使艾青感到温暖，感到安慰，给艾青以精神上的支持力量的，首先是王震。在这位将军身上，真正体现了中国

老一辈革命家对知识分子、对作家艺术家、对人才的关怀与爱护，真正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王震又一次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兵团为王震准备了一架小型的专机，只能乘坐十来个人。王震叫上艾青跟他一起去南疆。

将军和诗人一齐起飞了。他们越过天山，穿过海洋一般浩淼的塔里木大沙漠。他们到了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和田，询问各地的生产情况，视察了许多团场与连队，重点纠正了个别团场的浮夸作风。艾青不放过这样的有利机会，一路了解王震部队从进疆到开发塔里木的过程。塔里木垦区的许多劳动英雄，艾青都找他们谈了话。即便是晚上有文娱活动，艾青也常常不去参加，而是找人拉家常。

将军和诗人一起挽着裤腿，象娃娃一样趟过塔里木河。他们一起来到塔里木沙漠边沿的阿拉尔，那里新办了一座塔里木农垦大学。

在礼堂里，王震把艾青介绍给农垦大学的师生们：“这位就是大右派大诗人艾青同志。”

又是“大右派”，又是“同志”，王震的爽直、诙谐和对“右派”一词的奚落，引起人们的哂笑。艾青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向大家点头示意，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这里有的人也许并不知道艾青的诗的价值，但谁都知道他是一位知识丰富的慈祥的长者。

王震回北京不久，亲自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艾青：“你是歌颂过巴黎公社的子孙的，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昨天我花钱买票听了诗歌朗诵会，你不能说我不爱诗吧？”

农八师党委专门作了讨论，师政委指示师部办的报纸的编辑：“艾青同志的诗可以发，应该发。”

从此，艾青陆续在师部的报纸上发表了二十三首小诗，一次

一首，用四号字标出，还加了花边。起初用过“林壁”“万叶”的笔名，好心的编辑为了鼓励艾青，建议他还是用“艾青”的名字发表，并把一些诗向建设兵团的报纸《生产战线》和新疆的《天山》文学月刊推荐。艾青在《生产战线》上发表了三首，在《天山》上发表了两首。毋须说，好心的编辑以后因此受到了株连。

艾青的这二十几首诗，内容大多是表现军垦战士创业生活的。请看发表在《天山》上的描写石河子的《年青的城》：

我到过的许多地方
数这个城市最年轻
它是那样漂亮
令人一见倾心

不是瀚海蜃楼
不是蓬莱仙境
它的一草一木
都由血汗凝成

你说它是城市
却有田园风光
你说它是乡村
却有许多工厂

.....

它象一个拓荒者
全身都浴着阳光

面对着千里戈壁
两眼闪耀着希望

更象一个战士
革命的热情汹涌
只要一声号令
就向前猛打猛冲

诗人真诚地喜欢这片新辟的绿洲，“一年三百六十天，看它三万六千遍”，“因为我透过这个城市，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劳动者以双手创造的垦区日新月异的生活，农垦战士那种“带走的是荒凉，留下的是繁华”的精神品格，激起这位不幸的诗人内心由衷的喜悦。当年发表的《泉水》《戈壁》《槐树》，以及后来发表的《垦荒者之歌》《帐篷》，也无不流露出这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情绪。

再看《烧荒》：

小小的一根火柴，
划开了一个新的境界——

好大的火啊，
荒原成了火海！

火花飞舞着、旋转着，
火柱直冲到九霄云外！

火焰象金色的鹿，

奔跑得比风还快！

腾起的烟在阳光里，
象层层绚丽的云彩！

火焰狂笑着、奔跑着，
披荆斩棘，多么痛快！

火的队伍大进军，
豺狼狐兔齐闪开！

野草烧不尽，
禾苗不起来！

快磨亮我们的犁刀，
犁开一个新的时代！

多么豪壮，多么明朗，多么色彩斑斓和富有朝气的一幅画图！难怪这首诗后来发表后，有两个不知道艾青为何人的读者，对作者的年龄作了猜测。一个说：“二十来岁。另一个说：“怪不得写得那么年青。”他们怎会想到，这些诗竟是出于一个处在逆境的、被认为是“反党”的诗人之手。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这样认为。艾青诗的发表，即使在新疆，在兵团，也常常遇到阻力。不止一次，好心的兵团报纸的编辑把艾青的诗用长途电话传给自治区的报刊，结果被扣压不予发表。

艾青发表的这二十几首诗，只占他当时创作的一小部分。其余的诗一直未能发表，以后在动乱中抄家时也散失了。一个闻

名全国、有国际影响的诗坛大师，只能在边疆一张无名小报上发表作品，可叹可悲！所以，真正的歧视与不公正仍在继续。

应当说，有些诗不是诗人真正动情的作品。艾青也写了一些容易发表的、顺口溜似的应景之作，甚至还写了某些构思一般、齐整押韵的方块诗，从感情、节奏到语言都不象他自己独特的抒唱。艾青当时就对别人说：“这些诗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的。”他的年轻朋友们也并不喜欢这些诗，他们说：“艾青同志，我们希望看到你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那样的作品。”

古尔班通古特荒原日出月落。它渐渐变成了艾青的第二故乡。它消磨着一个伟大诗人珍贵的岁月，也慰藉着他受伤的心。在这片辽远的边土，“阶级斗争”的色彩似乎没有心脏地带那么浓烈，所以，艾青这个本来在人们心目中是“好右派”的人，获得了石河子人的喜欢和尊敬。艾青似乎也准备在此安然地度过晚年。

一九六六年，艾青在农八师的织染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一天，突然通知他回师部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机关里已经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大意是：有人写了反动诗，此人是“大右派艾青”的“门上客”，是“艾青培养的”。

没过多久，大字报接二连三地把矛头指向艾青。

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奠基人、深孚众望的王震将军在北京也自顾不暇时，石河子的“文化革命”更加“深入”了。

艾青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他首先被抄家，第一次就抄走了他酝酿中的长篇作品《绿洲笔记》的素材，第二次抄走了所有的诗稿和信件。有些信件很珍贵，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张闻天等人给他的原信，以及《长江行》《外滩》和写北大荒的长诗《蛤蟆通河上的朝霞》《踏破荒原千里雪》的手稿。

没过多久，也就是一九六七年的春天，革“文化”命的斗争进